

做大生意，几千年来都是这套玩法。

3
做局

大生意人

一个私盐贩子，如何在夹缝中翻云覆雨、扶摇直上，成为通吃政商两界的清朝首富？从他的这套“玩法”中，读懂中国传统生意人的至高经商智慧和命运玄机。

长篇小说



赵之羽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HANG WENYI PUBLISHING CO., LTD.

↑
快读

大生意人

在中国做大生意，几千年来都是这套玩法。

一个私盐贩子，如何在夹缝中翻云覆雨、扶摇直上，成为通吃政商两界的清朝首富？
从他的这套“玩法”中，读懂中国传统生意人的至高经商智慧和命运玄机。



赵之羽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生意人.3/ 赵之羽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399-7716-4

I. ①大…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7731号

书 名: 大生意人.3

著 者: 赵之羽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王 珂

策 划: 快读出版 010-84775016

版 权: 快读出版

封面设计: 快读出版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56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716-4

定 价: 36.00元

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64787702(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大生意人4》即将出版，精彩值得期待！

内容预告：

古平原在家乡与霸占徽州茶市的奸商侯二爷几番争斗，为了茶农的利益毅然一把火烧掉自家茶田，却不料因祸得福制出一味失传已久的“兰雪茶”，但也无意中得罪了全体徽商。走投无路之际，古平原北上京城参加由京商李万堂幕后操纵的“万茶大会”，巧妙施展生意手腕，利用宫廷派系斗争，如愿以偿让兰雪茶得到了“天下第一茶”的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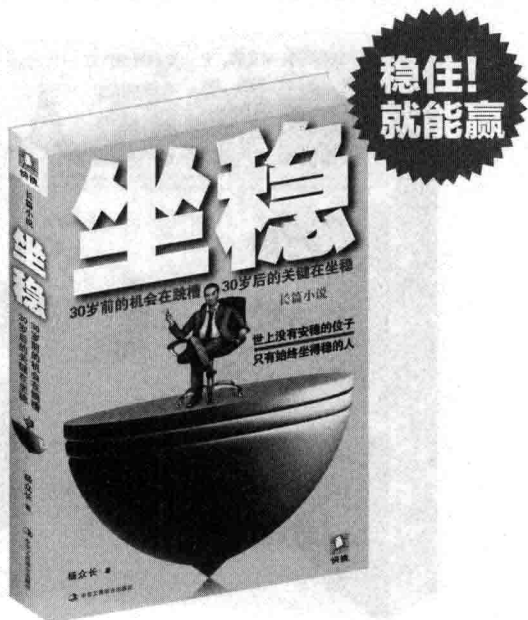
古平原在被李万堂步步紧逼的绝境中悟出“舍得”之意，做出了让天下茶商瞠目结舌之举——将兰雪茶的秘密公之于众！此举一石二鸟，不仅结了徽商的人缘，更牢牢掌握了为第一茶评级的大权。古平原也终于得到徽商大佬的认可，做成了属于自己的第一笔大生意。

但是福祸相倚，就在古平原欢喜成亲的当夜，却被星夜押往关外领受必死之刑……

《坐稳》

一部置身当代职场角力漩涡最黑最深处、却又始终坐稳的“终极职场权谋小说”

30岁前的机会在跳槽，30岁后的关键在坐稳！



职场即江湖，表面越平静，实则越险恶，而“坐稳”二字，正是身处职场中高层必须掌握的生存进阶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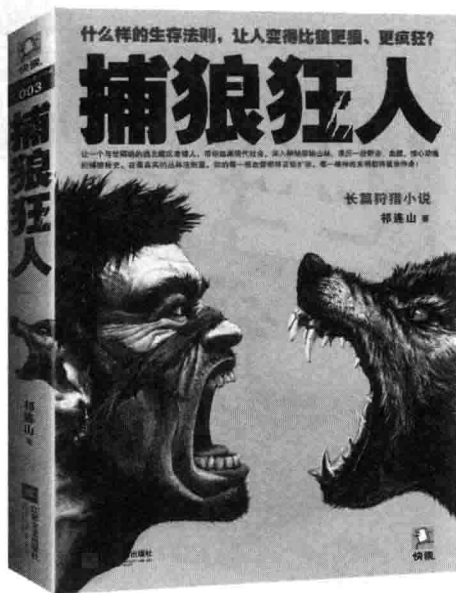
小说《坐稳》以某驻中国的世界500强公司为背景，从一场小小的人事调整开始，最终演变成一场谁都无法控制的巨大震荡：公司上下，从实权派到实干派，从销售总监到大区域经理，明争暗斗，人人自危。大难临头之际，唯有一个人不动声色，巧妙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并最终成为最后的大赢家。

与职场小说的作者多在职白领不同，《坐稳》作者杨会长堪称一位货真价实的“成功人士”，其本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曾先后拥有政府公务员、国企高管、世界500强外企高管等多个身份，亲身经历过无数次职场震荡与权力风波而始终稳居高层，现已功成身退，移居海外。本书即为作者根据其20多年职场高层之亲身经历呕心创作而成。

作为新一代职场小说扛鼎之作，《坐稳》甫一面世，即率先在京沪广深职场人士间迅速走红，不仅在当当网长期稳居排行榜前3名，更被誉为《杜拉拉升职记》之“升级版”，成为当仁不让的办公室抽屉必备读物！

《捕狼狂人》

“小说版《荒野求生》”！一段野蛮、血腥、惊心动魄的捕狼秘史
什么样的生存法则，让人变得比狼更狠、更疯狂？



这是一个在藏区猎人圈中流传甚广却又避而不谈的诡异传言——草原上有一种浑身长着白毛的狼，绝对不能碰，更不能将之猎杀，否则便将世代代遭受到狼群最恶毒的诅咒和报复。

解放前，一个居住在祁连山脚下的猎人，他的祖父曾在一次狩猎中，鬼使神差地误杀过一头白毛狼，诅咒的种子由此埋下。而他的人生果然在诅咒下厄运连连：妻子被强奸、老丈人被土匪活生生剥皮害死直至最终家破人亡……摆脱厄运的唯一出路，就是杀光整个狼群。从此，从旧社会到解放后，从三反五反到改革开放，他不断逃离纷繁变迁的俗世社会和人群，孤身一人穿行于原始荒凉的藏区山林，辗转追击千里，疯狂寻找仇人，一路搏命，赶尽杀绝。

而等着他的，绝不止一群凶残的狼……

翻开《捕狼狂人》，跟随他的脚步，从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到狂野无常的茫茫草原，从风沙漫天的戈壁荒漠到飞鸟不入的无人区，在最真实的丛林法则里，你将身临其境般经历那些从未经历过的生存极限，直面紧张压力下巨大的生命张力和野性本能。

第一章

刚出虎穴，又主动投入虎口

“大掌柜，这可不能大意，别看乔致庸年纪轻轻，却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厉害人物，这两年把乔家眼看要垮掉的生意做得是蒸蒸日上，他表面没动作，难保背后不生什么计谋。”

王天贵沉思着点点头，“你提醒得对，乔致庸做生意好出奇计，不可不防。既然这样我更要派他去了。”

“谁？”

“古平原！”

· 1 ·

第二章

谈判桌上，利字当头不动心

厚厚的一摞银票，都是同等数额，每张两万两，看样子足有四、五十张。这种票子很少见，但古平原和王炽都认得，那压着金丝花边，上面还有一串花花绿绿图案的银票既不是晋商中任何一家开出的票子，也不是京商四大恒或者南边徽商钱庄的票子，而是英国怡和洋行发出来的本票，绝对的凭票即付，信用没有半点问题。

“你我两家合作，别看我拿的银子多，可是成功之后对半分，这个条件古掌柜意下如何？”

· 31 ·

第三章

做一桩“救人”的生意

“做生意讲究的是互通有无。眼下康家缺钱，想用铺子来换钱，谁出的钱多，就能得到康家的铺子。”

王炽毫不客气地说：“这道理是明摆着的，三岁小孩子都懂。”

“就是因为小孩子都懂，所以没人去想另外一个道理。”古平原不以为杵，反倒是微笑着说：“如果说不卖铺子，也能得到钱来解眼前的燃眉之急，那康家可就要好好想一想了。”

· 63 ·

第四章

神仙也办不成的事，古平原办成了

“王爷错了！”古平原一句话，帐中将官一起变色。从没听说谁敢说僧王有错，偏偏这个掌柜的就敢，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想必王爷也知道，这南方的荔枝运到北方来，价钱立马就翻上十倍不止。为什么呢？”古平原好像把这里当成了自家的店铺，信步走了几步，徐徐说道：“货没变，地方却变了。做生意，就是把那些本地没有的东西运来，卖个好价钱。商人辛辛苦苦，赚的就是这个差价。”

• 93 •

第五章

从自己做的局中死里逃生

“大哥稍安勿躁，听我说下去。”古平原倒是心平气和，“他家财万贯，身上还捐着七品官衔，杀他就是戮官，这万万不可。再说国有国法，如果不能让这样的恶人明正典刑，那么接下来还会有孙天贵、李天贵……岂能警示世人。”

“那……”邓铁翼疑惑地看着古平原。

“局，我已经布好了！”

• 119 •

第六章

一个铜钱也立折子！

“哈哈！”那伙计在一旁听得捂肚子笑，“哎哟，你这土佬真是没见识，先不说一百个大子不会给你存，就算是存上了，二厘的利钱，你能拿去娶孙媳妇？别是想发财想疯了吧。”说完又是一阵笑。

古平原一声没吭，把老人扶起来，把那一个大子抛还给伙计，冷静地说：“你自己的钱自己留着，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泰裕丰的伙计了。”

• 157 •

第七章

十八家大票号，唯古平原马首是瞻

雷大娘听得兴起，拍了一下巴掌：“可真有你的，我明白了，你来找我，是希望日升昌也如法炮制，在平遥也办起母钱桌子。”

“不。我是希望雷大掌柜能以票号龙头的身份站出来，把这个法子推广到全省去，最起码十八家大票号要推行起来，底下的小票号自然跟从，这样用不了多久，那些假钱就如日头下的雪水自然消融不见。”

· 193 ·

第八章

比八百万两银子还值钱的一只烧鹅

古平原走到大厅中间，向四方作了一个罗圈揖，“各位大掌柜，眼下想必都是在发愁柜上现银不足吧？我这儿有个法子，能立时变出钱来，而且是要多少有多少。”……

这些票号大掌柜也都是见多识广，北方的票号，南方的钱庄，甚至是洋人的银行规矩也都略通一二，可也没听过这么闻所未闻的交易法子，一时都怔住了。

· 247 ·

第九章

票号亡则天下亡

“我先念个折子给你们听。”说着慈禧拿过那页纸，“奏为备陈山西票号无端受累，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有商斯有财，有财斯有饷，有饷斯有兵，有兵斯有土，有土斯有大清……故山西票商之福祸实为大清之福祸，票号亡则天下亡，为政者不可不鉴，望皇上三思而行。”

这个折子里说的都是保商固本的道理，大臣中不乏明白事理的人，听后都是暗暗点头，知道折子上的话并非危言耸听，山西的事儿要是这样僵持下去，一旦民怨沸腾，真的会动摇大清的根基。

· 289 ·

第一章

刚出虎穴，又主动投入虎口

“大掌柜，这可不能大意，别看乔致庸年纪轻轻，却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厉害人物，这两年把乔家眼看要垮掉的生意做得是蒸蒸日上，他表面没动作，难保背后不生什么计谋。”

王天贵沉思着点点头，“你提醒得对，乔致庸做生意好出奇计，不可不防。既然这样我更派他去了。”

“谁？”

“古平原！”

月入大暑，西安的天气热得让人难以入眠，云层中总是隐隐传出雷声，却始终密云不雨，三伏这几日更是虫息音、鸟飞绝，看门狗也浑然忘了自身的职责，找个背阴处一趴便眯着眼睛吐舌头，静谧中仿佛要出什么大事一样，惹得人心头烦躁，直想扯开嗓子大吼一声。

街头巷尾，处处都有打着扇子不停摇晃的老人们在交口叹息，说是有一甲子没遇过这么蒸腾的溽暑伏天，今年的收成只怕难保。这是街面上可以堂而皇之议论的话题，至于私底下的话就只有三更半夜在老街坊邻居自家的杂合院里才能听到了。

“别看天热得出奇，指不定是老天爷帮忙呢。”

“这话怎么说？”

“我也是听街底儿药铺里的坐堂先生说的，”说话的这个人别看是在自家院子里，依旧小心翼翼往两旁瞅了瞅，听话的也识趣地往前凑凑。“都说蒙古人打草原来，不耐热，这些天尽有发痧子的，病倒了不少，照这样下去……”声音又压低了几分，“只怕是要不战而退了。”

“不会吧？”听的人表示了怀疑，“捻子要攻城不是子虚乌有的事儿，光上个月就试探了好几回，这时候撤兵，朝廷也不能同意啊。”

“啧！这你就不懂了，人地不宜只是徒耗兵粮而已，何况还遭了热瘟，这时候正该派南边的部队来助剿才是正办，比方说湘军或是淮军。”

“要真是曾大人或者李大人来了，那就好了，都不是不讲理的官儿，哪像这个魔王……”

“咄！噤声，你不要命了！”对面传来的是惶急的语气，只差没一把捂住那人的嘴。

口出“魔王”二字的那个人悚然而惊，脸色也是大变，不知不觉就回过头去看了看身后的院门，虽然是一片寂静，可是漆黑中却仿佛有一双恶狠狠的眼睛正在死死地盯着。两个人彼此望了一眼，同时打了个冷战，许久再也不敢说

一个字……

“僧格林沁真是魔王！”与此同时，城中一座古刹的僧舍里，传来一声怒喝。这座寺院虽然不在深山而在闹市中，但禅林幽深，青砖铺院，禅房门窗洞开，小沙弥不时打上井水浇在院中青砖上，丝丝凉意沁入房中，是个难得的避暑胜地。每逢傍晚，城中许多居士檀越都汇聚在此讨个清凉，这些人中自然是有钱做布施的商人居多，时日长了，自成一派，都聚在大雁塔下的几间大禅房里品茗闲谈。说是闲谈，其实很多人焦灼在心见于颜色，并无闲谈的兴趣，说来说去总是离不开眼下陕西商界的一场浩劫。

“多言贾祸，多言贾祸！”边上一个穿长衫马褂的人不住声地劝，手上端过一碗莲子茶，“来，喝一碗消消火。”

口中咒骂连声的是个三十出头的矮胖子，略微有些罗圈腿，常跑马帮的人都认得他是专门做马草生意的商人，姓龚，一个大字不识，说话却很冲，家中行二，人称“龚二爷”，劝他的那位是他每年最大的主顾——澄江马帮的徐财东，长得一脸团团相，出了名的老好人；因为自知性情无法御众，故此将祖传的家业交给几个马帮头领，自己安心在家纳福。

“徐东家，这话不能这么说，咱们是十几年的老交情了，买卖上的事儿我耽误过你吗？这次要不是僧格林沁这魔头来西安开搅，我也不至于供不上贵帮的马料。你说是不是？”龚二爷老实不客气接过茶一饮而尽，用手背抹了抹嘴，再开口声音却更大了。

“唉！”徐东家摇了摇头，他的马帮走陕甘青海一线，给黄教喇嘛寺运货，其中不少是夏季佛祭大典的必用之物，所以定约之时极是严格，晚一天到货都不行。眼下草料不到，马队就无法出发，违约已然不可避免，最可虑的是这一下只怕触怒了活佛，失了青海一省喇嘛寺的生意，损失大得无可估量，搞不好整个马帮就此解体。

马帮几大头领眼看误期已成定局，焦头烂额地商量了整整一天，最后没法子中想出一个法子：这一次马帮延误出发，说到底是因为粮食、布匹、蜡烛、南北货、马料等几大商人供货不力，虽说情有可原，但是银钱上的损失不能由马帮一力承担，必须分担才行，至于信用方面，石头里榨油也要榨出一笔钱来补赔给喇嘛寺里，这才能继续拉住这个大主顾。

主意已定，头领们便分头去找人谈判。因为事情实在繁杂，连拙于口才的徐东家也未能抽身事外，他也被分派负责来找供应马料的龚二爷，因为大家都

知道龚二爷心直口快，想必不难应付。徐东家打听到龚二爷在城中大慈恩寺禅林纳凉，满心欢喜来到禅房时，龚二爷正端着一碗茶居中而坐，唾沫横飞地大讲一件奇事。徐东家有求于人，怕搅了他的谈兴，于是也坐在一旁听着。

“都知道我是卖草料的，按理说这草料生意干巴巴的，能遇上什么新鲜事？嘿嘿，要是这么想，那诸位可就错了，我龚二前几日就遇上了一桩百年不遇的新鲜事。”

说到这儿，龚二爷故意停言不语，喝上一口茶在口中慢慢打着点，这是虚晃一枪，等旁人来问时接下去才风光。谁知过了一袋烟的工夫都无人搭理，竟是他晾在当场。龚二爷脾气冲常得罪人是出了名的，此时冷场却不仅仅是人缘不好，还因为在座众人大都心绪烦躁，所以无人愿意理这个茬。正在尴尬时，从人群后面传来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哦，愿闻其详。”

这句话算是要言不烦，顿时把已是面红耳赤的龚二爷救了，他感激地冲着声音处笑了笑：“是哪位朋友，未请教台甫？”

门口处站着一人，看样子是刚进来，面上笑吟吟的，一看就知道是个极漂亮的外场人物，与众不同的是身上那份书卷气，寻常商人中却是难寻。

他刚要开口说话，在他旁边有个穿蓝绸衣裤看上去潇洒不羁的男人，将手中折扇一合，插言道：“这是山西太谷县‘泰裕丰’票号的古平原古掌柜。”

龚二爷也是场面上的人，常赴堂会，陕西商界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都认得，就是外省与陕西商人有生意往来的富商他也识得十之八九，此时看那站起身的年轻人面孔虽生，可是后面插话的这位蓝衣秀士可不得了，这不是山西祁县乔家堡，人称“亮财主”的乔致庸乔东家嘛！

真是“人的名，树的影。”乔致庸家财万贯，在生意场上号称“三分晋商有其一”，虽然是邻省商人可是名声却不局限于山西一省，晋陕密迩，陕西商人对其更是熟识。龚二爷一见是乔东家的朋友为自己解围救场，脸上顿时像飞了金一般，连连拱手致意。

“古掌柜，久仰久仰。”龚二爷尽了礼数，接下去又聊起那桩百年不遇的新鲜事，要说这件事，确实是新奇得很，龚二爷又是亲见亲闻，绘声绘色之下，众人不由自主听得入了神。

事情起在十几天前，因为城里的草料断绝，龚二爷事先谈好的几处生意都交不出货来，被几个驴贩子撵到家中，央告得六神无主。人家宁可出几倍的价也要弄到草料，因为牲口不能挨饿，饿一天就掉膘，时间长了非血本无归不可。

龚二爷双手一摊，实在是没法子，就是有草料也要先顾着澄江马帮这第一大主顾，连马帮的草料都供给不上，更何况是几个驴贩子呢。

吵来吵去，眼看要撕破脸了，忽然从门外跑来一个驴贩子的同伴，低声说此刻有人愿意收一批大叫驴，价格还算公道。眼下愁的就是牲口卖不出去，驴贩子们一听有主顾也就不再与龚二爷纠缠，赶忙着去做生意。

没过两天，龚二爷骑马从南城市集经过，正遇到前日那几个驴贩子，个个神色惊慌，被衙役押着，直奔城郊而去。他是好热闹的人，眼下手头又没有生意可做，提了提缰绳悄没声跟在后面，想看看这几个驴贩子是因何获罪。

等到了地头儿一看，大出龚二爷意料，几个驴贩子只是来指认而已，而几只手齐刷刷指向的却是素以美貌能干著称的杜家村富户杜二寡妇。眼瞅着这美人儿被绳捆索绑，这下子龚二爷真是想不看都不行了，又一路跟到了西安府首县长安县的大堂外。

等到县令升堂一问案由，堂上堂下顿时一片哗然，连记供状的刑名师爷都停了笔，诧异地盯视着杜二寡妇。

原来这杜二寡妇有个怪癖——嗜食驴阳，而且一定要牝牡相交，雄阳最盛之时，抽冷子一刀斩断，将驴阳自牡户中取出，蒸而食之，谓之无上美味，每个月非吃上十根八根不能解馋。

杜二寡妇也自知这是极残忍且又骇人听闻的事情，兼之自己又是寡妇身份，万不可为人所知，所以掩饰极密。几个参与此事的内宅家人皆用重金酬庸以防泄密。她既然要防止泄密，贴身丫鬟自然就不能遣嫁，二十五六岁的大丫头情窦早开，顾影自怜地留在上房里，夜来听到猫儿叫春，只能咬破了被角，缝了又补，补了又缝，心境之恶可想而知。

杜二寡妇为了守秘，一向都是从远地收买活驴，这一次因为捻子犯境，路上不太平，所以断了货源，她忍了两个月实在忍不住，大着胆子冒险找到了本地的驴贩子。

就在这伙驴贩子来做生意时，其中一个花丛老手趁此时机，将内宅中一个眼中春情欲滴的丫鬟勾搭上了手。在后院柴房里云雨之时，少不得要问起为何误了花信佳期，结果听到一肚子苦水外加这么一桩新鲜事。

既是能到别人家宅院勾搭丫鬟的人品，当然不会是为守密的君子，回到城中骡马市，酒馆酣饮之时得意洋洋地把这一桩风流战绩公之于众，顺口也就泄露了杜二寡妇的机密。酒馆人多嘴杂，其中就有一个长安县令的亲戚，不

等到一传十、十传百，转过天来，省城首县长安县的陆县令就听到了这桩奇闻。

陆县令是两榜出身的庶吉士，原有翰林清秘之望，没想到三年散馆，只得了个最末等的分发各省逢缺即补的“老虎班”，连个京官都没捞到，那股郁郁不平之气始终横亘胸中，平素处理公事就不免带了些苛求之意。杜二寡妇这件事别人当笑话讲给他听，他却一听之下就立时把眼一瞪，只说“首县乃首善之区，岂容此等有伤风化之事！”立发火签派差役拘拿杜二寡妇及相关人等到案，于是就有了龚二爷看到的一幕。

审的是个风姿卓越的年轻小寡妇，问的又是这么一桩带些荤腥的奇闻，衙门口大堂前听审的老百姓自然是围了个水泄不通。杜二寡妇知道若是在堂上画押认供，从此人前便再也抬不起头，于是铁齿钢牙咬定了不松口。几个参与其事的丫鬟仆妇见主人如此，也跟着一起嘴硬，结果惹恼了陆县令，喝令打嘴。十几个巴掌打过去，口鼻流血，有个下人扛不住了，一五一十把事情抖了出来。有人先招了，余者自然跟从，再加上一群驴贩子的证言，不必杜二寡妇开口，已然可算是人证物证俱全的人赃并获。

照大清律“有伤风化”之罪，既可认打，也可认罚。杜二寡妇面子是已经丢了九成，若是再落一个游街示众，那就真是无法做人。她家有良田千亩，每年征纳之际少不得与衙门中人交际周旋，认得不少县衙里的人，此时托出一个师爷求告于陆县令，只求罚银了事。这案子虽然奇，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案，师爷自觉有把握，于是受了一百两银子的谢礼，私下禀了陆县令。陆县令听了后，却只是冷冷一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他一向性子倨傲，师爷也不敢敲钉转脸地逼出一句稳准的话，反正看他没有当面拒绝，就当此事成了。

谁知道第二天听判之时，一根火签丢到堂下，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喝出来的是“杖脊二十”！此时堂下围观的老百姓人山人海，听见是这么个罚法，都哄然一声，杜二寡妇更是差点没昏过去。

大清律里所谓的“杖脊”其实就是“笞臀”，把下裳褪下当众打屁股，男人尚且可以忍受，对于女人来说则无异于奇耻大辱。法有明令，非“合奸”之罪，不得施此刑于女子身上。论起这一案，杜二寡妇确是有不合妇道之处，但做梦也想不到陆县令会按“合奸”处置，只为一时嘴馋，被当场扒下裤子褻衣，打得两股血迹斑斑。疼还罢了，外面那么多人围观，这份羞臊实在难以忍受。家人雇了一乘小轿，扶她入轿返家，等到家中院里落了轿，一呼不出二呼也不出，掀开轿帘一看，杜二寡妇已经含羞带忿嚼舌自尽了。

“人死如灯灭，只是便宜了她那一帮亲戚，平白得了许多财产。雇来的家人一时遣尽，只是买来的丫鬟无法处置，于是又托官媒发卖。运气好的依旧去当丫鬟，大部分都落到青楼火坑里。这里面有一个丫鬟就是当初被那驴贩子勾搭上手的那个，驴贩子良心过不去，没想到一时嘴快，竟然惹得人家破人亡，这时候赶过来，将那丫鬟买下收作了偏房，算是勉强补报万一。”龚二爷的故事也是从那个驴贩子口中听来的。

“这算是处刑不当，杜二寡妇的死也可算是冤死，难道亲戚不告？”有人发了疑问。

“告？那要银子的，她一个寡妇，娘老子都不在了，亲戚们只忙着分银子，谁肯再把白花花的银子捧出来为了一个死人跟官府打官司，何况还是坏了名节的！”龚二爷冷笑一声，众人自是摇头叹息。

“龚二爷，龚二爷！”马帮的徐东家在一旁也听呆了，此刻才想起来还有要务在身，急忙凑上来连呼。等到他把来意一说，龚二爷眉头都没皱一下，但也没接他的话茬，反倒是出人意料地开始破口大骂僧格林沁。

他口中骂的僧格林沁是统兵亲王，如今正在陕西剿捻。他受朝命节制陕甘晋三省文武大员及一切兵马，威权在这三省中比皇帝还重。说他权比皇帝大，这并非虚言，无论官民犯了罪，皇帝要处置也要经过刑部，大案还要三法司会审，若是判斩要全堂画诺，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儿。可是僧格林沁要杀谁，只要请出王命旗牌便是立斩不赦，因为他有便宜专断之权，可以先斩后奏。就是这么个位高权重的王爷眼下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而无法出兵，在大营中整日暴跳如雷，索性在这西安城里开始“平捻”，大肆搜捕捻子奸细，凡是有一丁点嫌疑的都被抓起来严刑拷打，三木之下迫出一个“是”字，立时用黄标鬼头刀一刀斩讫，悬头高竿，搞得城里人人自危，道路以目。

徐东家胆子小，看龚二爷居然敢把矛头指向杀人不眨眼的僧格林沁，口中魔头长魔头短，吓得是面无人色，不住地解劝，但是龚二爷不听，依旧是站在地当中骂不绝口。徐东家搓着手心直打磨磨，不知道是应该一走了之，还是等龚二爷骂够了再与他商量补偿损失的事情。

“大诈似直。”古平原与身边坐着品茶的乔致庸看了半天了，此时相顾摇头，古平原轻轻吐出四个字。

“不错，无非是借着骂僧王吓人罢了，要是那位老实的徐东家还不知趣，只怕看上去直肠子的龚二爷就要拉他去军营‘讨债’了。”乔致庸点点头。

“到了那时，还不把老实人吓得尿裤子，那一笔账更是再也休提。”古平原似是不愿再看下去，站起身走到寺庙的院落之中。

夜色深沉，点点星光之下，古城中有名的大雁塔近在咫尺，如一根巨大的降魔杵立在寺院中。此时夜入中宵，一阵风吹过稍稍有了点凉意，带动塔刹四周的塔角上的铜铃作响。古平原举头望着“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的大雁塔默然不语，过了半晌，听得身后有脚步声，知道乔致庸也出来了。

“都说这大雁塔的地宫中有唐玄奘带回的佛经，能降妖除魔，也不知是真是假？”乔致庸的语气中有掩不住的讽刺，西安就是古长安，汉唐时的古寺存留最多，一座大雁塔号称可以镇煞十方邪魔，最是百毒不侵，想不到被一个人间魔头搅得是天翻地覆。

“乔东家，方才屋中的事情你都看见了，十几年的老相与，被僧格林沁逼得‘白首相知犹按剑’，这是诚信经商的商人之大不幸。我弃儒从商，心底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商人能够像读书人那样被人家瞧得起！，要做到‘瞧得起’这三个字，说难也不难，全靠一个‘信’字，可眼下西安城中，不知道有多少商人被逼得如龚二爷那样出此下策，商界德行一败如斯，我若袖手旁观，今后就再也无法以商人自傲了！”

“以商人自傲”！乔致庸出身商贾世家，可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他动容了：“我知道，你不仅是为了陕西的这些商人，还是为了我乔致庸，为了雷大娘、为了我们晋商……”

“还为了那位常四老爹。”古平原见他能明白自己的心意，欣慰地一笑，“乔东家，你放心，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自蹈死地，就算要死，也一定死得顺心快意！”

乔致庸双目噙泪，可又被他说得不由一笑，摇摇头：“古掌柜，你这个人……”

“开门！快开门！”乔致庸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禅寺的寂静忽然被一阵疯狂的撞门声打破了，古、乔二人互相看了一眼，情知不会是什么好事。值夜的知客僧连忙打开寺门，迎面扑进来一群虎狼兵，就见这群一脸杀气的士兵旋风般冲到院子里，带队的营官大声喝道：“去认，是哪个混蛋敢骂王爷？”

他冲着一个小个子说话，这时屋中人自然也都纷纷走出，一看这小小个心头就都是一紧，这是街里有名的流氓无赖，方才他也在屋中听闲，转眼不见了踪影，原来是告密去了。再看那营官，也有几个人认得他，是僧格林沁的亲兵